

随
笔

紫禁城

日月

季节

深秋

我们通常以为“紫禁城”，就是北京的古称。其实并不然，准确地说“紫禁城”，应为“故宫”。今年10月10日，正好是紫禁城改为故宫整整100周年。为此，故宫隆重举行了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展览。

故宫，原称“紫禁城”，座落在北京最繁华的黄金地段，建筑气魄宏伟，金碧辉煌，庄严绚丽，极为壮观，是中国现存最大、最完整的古建筑群。迄今为止，已有六百年历史，不愧为当今世界五大宫之首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被列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

偌大故宫，并无紫色。但为何称为“紫禁城”？在古代紫色被视为一种尊贵的颜色，主要源于古代天文学，紫微垣乃为天子居住地，代表皇权至高无上；而“禁”则体现皇宫的神秘与森严。故而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朱棣于明成祖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在北京建皇城时，取名“紫禁城”，并按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“前朝后寝，左祖右社”的帝都原则，建造一座长方形城池。南北长961米，东西宽753米，四面城墙高10米，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；紫禁城内分外朝和内廷两部分；外朝中心为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统称三大殿；内廷中心是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，统称“三宫”，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；屋顶形式多达10种以上，每座大殿屋顶各不相同，屋顶铺满各色琉璃瓦件，主要宫殿以黄色为主色调，绿色用于皇子居住区，蓝、紫、黑、翠以及孔雀绿、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，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；太和殿屋顶当中正脊的两端各有琉璃吻兽。吻兽造型优美，既是构件，又是装饰物；一部分瓦件塑造出龙凤、狮子、海马等立体动物形象，象征吉祥和威严。

我曾登上天安门城楼俯瞰皇城，整个构建和布局气势磅礴，巍峨雄伟，豪华壮丽，富丽堂皇，庄严和谐。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，同时也给皇城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尤其是四个大门，高耸矗立，戒备森严，威武雄壮，各具特色。正门名为午门，呈凹形，宏伟壮丽，午门后有五座精巧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。东门为东华门，西门为西华门，北门为玄武门，清朝改称“神武门”。还有四个城角，有角楼，高27.5米，十字屋脊，三重檐迭出，四面亮山，多角交错，结构奇丽。

紫禁城内还有“三宫六院”。所谓“三宫”为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。乾清宫高20米，重檐庑殿顶，殿正中有宝座，内有“正大光明”匾，两头有暖阁，是皇帝寝宫。清朝雍正以后，皇帝移居养心殿；所谓“六院”分别是斋宫、景仁宫、承乾宫、钟粹宫、景阳宫、永和宫，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，也是后妃生活的地方，建造自成院落，有花园、书斋、馆榭、山石等，宫深似海，婉嫕幽静，各具风格，相互衬映，相映成趣，泾渭分明，大气庄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当家作主，紫禁城真正回到人民手中，进行大规模修缮，旧貌换新颜，并收藏和陈列了大批珍贵文物。这些贵重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赓续绵延的文脉，实行对外开放，人不分肤色、不同国籍、不同语言，一律平等自由地进出故宫参观，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、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。

出
行

地铁

张时卫

现在人们已步入地铁时代，这是生活质量提升的一个标志，地铁这张城市交通网已成为城市交通的主要命脉。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与一座城市的时代变迁。坐在地铁里，可以看到众相百态，地铁成为一个流动的社会缩影。

科技改变生活，因为有了地铁，购票方式得以改变，通过一个App，就可以注册“手机一卡通”，然后扫码乘车。无论你是在本市还是在其他城市，都可以下载“交通一卡通”，出行十分方便。这要感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们，他们通过科技创新，将网络与购物、支付、理财等结合起来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使我们比西方更快地进入智能网络时代。无现金支付，是时代发展的一个体现。

自从8号线开通，我能不开车就不开车，省去寻车位烦恼。坐在地铁里，你会看到不同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地，大部分人半道上就下车了，只有少部分人一直坐到终点。对于为生活奔波的人来说，他们被生活所累，脸上呈现出时代的印记。有几次，我亲眼看到上下班高峰时，人群将车厢塞得满满当当，列车呼啸而去，又呼啸而来，仿佛乘坐着地底游龙，上天入地。除了“诗和远方”，我们最终要回归生活的“苟且”。

地铁里的乘客上上下下，象征着城市人气的涌动和消散；车厢外倏忽而过的灯光，似乎在告诉所有乘客：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旅程。地铁作为城市的生命线，连接着每一个角落，在这繁华的背后，地铁车厢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，见证着人生百态。这里有匆忙赶路的上班族，有情侣间的甜蜜时光，也有背着书包上学的孩童。地铁是城市的

深秋，漫步于市郊，田野里万物萧索，不约而同奏唱着生命的挽歌。稻谷早已收割殆尽，野草带着残绿奄奄一息地伏于地面，树木没了往日的威仪，默默注视着屈指可数的叶片在自己瘦枝上摇摇欲坠，寒风毫无章法地在旷野上横冲直撞，发出狂放的呼啸。

然而，在肃杀的氛围中，我注意到远处的一方田地里竟盛开着梨花般的雪白，让沉寂的大地有了一丝生动的亮色，这深秋时节怎会有如此灿烂的花儿呢？我走到近处才知那是棉田，棉花的叶子已有枯萎的迹象了，青中透着酱紫、土黄，或是暗绿的背景上涂着调和的很不均匀的腥红，各式各样浅浅深深的色彩，好象许多人生阅历不同的人，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悲凉故事。可在枝枝节节间点缀的一小团一小团白色尤其温暖，如花如雪亦如火，不经意地掀起人内心温存的情愫。

我很想化身一位摘棉人，从那呈十字形微张开口的果壳里，轻轻地抽出整个棉的身体，宛若是在营救一个遇难的少女——她的确不应该呆在那样坚硬干涩的壳里。当手掌心握住一簇簇的棉花，柔柔软软，轻轻淡淡，就如同握着许许多多小生命，它们在你手里蠕动，挠得人直想咯咯地笑。你不忍心捏得它们太疼，于是赶紧放进筐子里，让它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活蹦乱跳。你会欣喜地不辞辛劳地在枝间穿梭，感觉像是俘获了白云，当被俘获的白云堆满了你的筐子时，你会惊异地发现那似乎是你亲自堆积没有丝毫凉意的雪山。

据说，棉花最初从印度传入，没人知道它以前叫什么，可自从到了中国，它就有了诗意的名字，未开放时称作棉桃——水蜜桃的形状，让你疑心从中可以吸吮到甜美的汁液来；当棉花如雉鸟破壳而出时，给“棉”的名字上附着一个“花”字，使它具有娇嫩的鲜花气质。在严肃的枝干和冷色调的叶子之外它是唯一温情脉脉的，汇聚了棉株上所有细腻、柔软的心思。

很少有人赞美过棉，在锦葵科大家族里，它没有木棉的灿烂，也无扶桑的芬芳。但是棉却拥有两次迥然不同的“花季”，一次在夏初一次在深秋；一次是孕育，一次是成熟。前者固然不能与百花争艳，后者却有母性的温度和成熟，当寒凝大地，世间无花时，棉花给了人类最需要的东西——温暖，它绽放在千家万户，心底深处，千年百年，常开不败。

望着眼前的棉花，我极力寻觅合适的诗句来赞美它们，搜肠刮肚一番却终无可寻，细想也无此必要，用不了多久，人们穿的、戴的、盖的不都是这世上最暖的花儿吗？这就是最好的赞美啊。